

万琦 散文作品

驻村记

阜蒙县汪四村，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村庄，在成为辽宁省作协的扶贫对象后，便似一见如故的老友，给人温暖与亲切的抚慰，成为我在扶贫期间念兹在兹的地方，也是一个让我的心灵得到洗礼与升华的地方。我常常回想起那些时光，那遥远静谧的夜空，总有一颗颗星斗，不那么耀眼却总能辉映在记忆深处。

进驻汪四村

早晨，闹钟如期而响，熟悉的音乐把我叫醒。喝杯温水吃了降压药，简单吃点儿早餐，我便开车去了沈阳站，与同事李海岩一同乘坐特快列车奔赴阜新，奔向我们的帮扶对象汪四村。

驻村帮扶的事情拖了近一个月，终于在二〇一八年早春有了确切的日期。尚不知那里状况如何，一开始那些担忧的日子已经远去，现在倒有了些许期待。坐在列车车窗前向外望去，熟悉的风景渐行渐远，早春的气象定格在大片的原野、树林，以及散落其间的村庄，我的内心平静又安宁，足以说明我已做好了心理准备。吃苦耐劳对于我来说是心性的磨练，更是小事一桩，相信我会得心应手地完成各项任务。

在村干部周占国的安排下，我们住进了林场家属区，生活条件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得多。

下榻的居所楼下就是饭店，名曰大艳。很久没吃到正宗的农家菜，我特意要了一盘玉米面大饼子，就着一菜一汤，我和李海岩美美地吃了一顿晚餐。既是老板娘又是大厨的大艳十分好客，结账时给我们打了折。这对于我们两个不会烹饪的男人来说不胜欢喜，自然而然地把这里默认为以后的食堂。

早晨，推开窗户，太阳冉冉升起，照耀着四面环山的村庄，这里的山虽不巍峨雄壮却绵延不断。新鲜的空气，呼吸一口，几乎能看到清新的氧气在流动。炊烟袅袅，早餐的香气在蜿蜒的小路间弥漫。早起的人们在晨光中忙碌，经营着各自甜美的日子，传说中的小康生活，正在逼近现实之中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在村委会参加阜新市、县领导来汪四村的调研会议，镇党委书记和镇长随同参会。会后，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带我们去县城参观，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。当我们带着乡风乡情满载而归时，阜新市的作家张国梁、韩金凯、王静已在我的居所。他乡遇故知，总会让人倍感友情的温暖。

我们一起吃晚餐，商量着如何为村里做贡献，诸如联系县文化馆给村民放一场露天电影；为村图书馆捐赠图书；联系知名作家义务给孩子们授课等。

送走客人，独自去村里散步。乡村的安谧是城市永远抵达不了风景，虽然有些寂寞，有些空

旷，但这里有温驯的牛、羊，有鸡、鸭在悠闲地散步，还有此起彼伏的狗吠。在这里安居下来，一点儿也不感到失落，反而有了清风满怀的惬意。

春风化雨

春天似乎和夏天一起来的，冬日积雪刚一融化，天气就热起来了。我与村干部建立了微信工作群，大家配合默契，对于汪四村是一件幸事。村里的工作琐碎，大家各负其责，我们的岗位大都是与宣传、调研有关的工作。村干部也是村民的当家人，自然与村民有着水土相依的关系。

村里的千余名村民，像撒在土地上的种子，年复一年地繁衍又凋零，老去的和新生的，在彼此交错中，让光阴过得瞬息万变，有传说也有遗忘，有辉煌也有平淡无奇。

临近清明节，村里的头等大事就是护林防火。四面环山的村庄，四月干燥的天气，如有祭奠者烧纸很容易引起山火，护林防火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
大家在工作中齐心协力，出色地完成了护林防火的任务。总结会上，村干部介绍说，今年尚无任何火灾袭扰，现在大家都有很强的防火意识，自己的家园理当做好主人。

得闲，我在茂密的树林间徜徉，空中飘满了柳絮，落到脸颊上，微微的瘙痒，仿佛有一双纤指在轻轻地触摸。这时，耳边拂来一阵清风的耳语，那一阵阵的柔音，像坐在水波之上的莲花，打坐成仙、成佛，与蓝天对歌。脚下的影子在伸长或者缩短，或者被拉成细细的竹竿，连自己看了都会咧着嘴称奇。

从村头走到村尾，我看不到土地吐绿的迹象，却依稀嗅到了泥土的芳香。有时候，在不经意间就会发现，青草已经拱出地皮，用鲜嫩的小手跟过路人打着招呼。还有喜鹊，或在田间悠闲地漫步，或飞到高高的树梢，或又落回田野。走近它们，如果你不去打扰，它们会把你当成朋友，与你温情地对视一会儿。

出了村庄，顺着缓坡走上去，我看见田地里有一二十头牛在地里游荡，放牛人竟是熟悉的村干部。农闲时，他们也会顾一下自己家的活儿，在地里陪着牛群待上一天。雨水给了五月太多的恩赐，以至于连雨天变成了节日。田野乐了，村民也乐了。已是午后，走在乡间小路上，时不时有雨滴落在脸颊上，温润清凉，十分惬意。

路上的景象完全被绿色覆盖。乡村的绿色是漫无边际的，放眼望去，绿水青山连绵不绝，人与家禽和睦相处，一片闲适的人文景观。脚步在弯曲的小路上流连，世界是陌生的，却也是亲切的，不用担心自己的内心会受伤。

远离家乡，呼吸着辽西的空

气，这养分足够令人亢奋。苗儿每一天都在长大，虽说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但它们抗旱耐涝的生命力一直是旺盛的，尽管看上去那么弱小。我仔细端详着苗儿的身高，看它们悄悄长高的样子。它们貌不出众，果实也卖不出好价钱，但它们还是土地的宝贝疙瘩。

在乡下，和村民聊天听到的朴实的话语，还有他们那股实在劲儿，是城里人少有的。在乡下住得习惯了，自然就变成了村里人，我先是与村干部接触频繁，后来陆续与村民也都熟络起来。村民总会热情地招呼我们去家里吃饭，感情难却时，我也去过几个村民家。

他们做的饭菜各有特色，正宗的农家菜让人胃口大开，虽然喷香的小鸡炖蘑菇是用掉了漆的大号饭盆盛着，有一种把家底都端出来的感觉。小鸡是正宗的溜达鸡，蘑菇是老乡从山上采回来的，浓郁的鲜香让人垂涎欲滴。还有一位老乡蒸的鸡蛋羹堪称一绝，鲜嫩可口，让人回味无穷。

村与村距离不是很远，却有着天壤之别，离县城近的村子自然要富一些，挣钱的渠道多，交通也便利。看来，便捷的交通是致富的第一法宝，然后是解放思想，卸下包袱，多谋求发展，少循规蹈矩。

梦想总是美好的，期待总是满满的。在平和的心态下，走出自己诚实的步履，一切都会有与梦想接近的现实。你有多大的憧憬，就会有多大的收获，只要你努力着。

希望之光

早餐后，辽宁省作协工作人员发来信息，沈阳市将有二十余位作家到扎兰营子学校捐书授课，我负责安排接待工作。

天公不作美，一大早就飘起了小雨，这是当地罕见的一次雨情，还赶上公路维修，道路不畅，但也无法阻挡作家们赠书的热情。

学校已经安排好了欢迎仪式，欢迎条幅也悬挂在主席台上。学生们整齐地坐在会议室里。大家落座后，镇领导、学校领导及沈阳作家代表先后致辞，然后举行捐书仪式。仪式结束后，我和另一位老师分别给学生上了文学普及课。从学生们纯净、清澈、带着憧憬与向往的眼神里，我们似乎看到了未来的小作家正从这里启航。

气温有所回升，地里的苗儿冉冉生长。赶上雨水旺盛，它们生长的福祉也在提升。村民们最大的幸福无非是风调雨顺，庄稼丰收，饲养的家禽能够达标出栏，卖个好价钱。

到了晚上，我喜欢坐在窗前吹口琴，伴着月光与星光，沉浸在往事的长河里，与自己曾经的青春相互欣赏。

为了赶写汪四村发展蓝图的报道，我已连日失眠，终于在一周后完稿，发给了中国有线电视新闻网。

江南古镇

丁明芝

船娘

青花布衣旧了，听说越旧越柔软，江南小调也旧了，同那旧了的青花布衣一样十分柔软，慢慢唱，慢慢摇，从东边到西边，再从西边到东边，一圈又一圈，同小桥，同流水一起守着古镇的昨天。

桂花如雨，香味在碧波里打转，柳丝清秀，看不出秋已过半，船娘的脸风平浪静，乌篷船不紧不慢地，她说地摇了大半辈子船，从未离开，天下的水是相通的，她知不知道呢。

江南古镇

水牵着水慢慢走。走了几千年，乌篷船摇啊摇，摇了几千年，岸上的人啊，来的，走的，来的，几千年。

石桥弓着背，驮着过去也驮着明天，青石板路是一本有声书，你听，你看，红漆门窗斑斑驳驳，大红灯笼时不时会想起晚归的人和那个走失的少年，商铺一家挨着一家，贩卖小镇的昨天。

村口杨柳依依，除了老柳还有铁栅栏，来的人凭门票而入，从街东到街西，再从街西到街东，然后走出铁栅栏，老柳数不清有多少人来过，也不知道离开的孩子，住在高楼上是不是习惯，游客来去匆匆，商家忙碌，只有碧波枕着岸缓缓地缓缓地哼着从前。

枫桥

因为路过，因为夜泊，因为醉酒，因为愁，封桥成了枫桥，张继成了张继。

大运河汨汨而流，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，渔火摇曳，羁旅之人愁长，愁消，枫桥不语。

枫叶绿了，红了，落了，又绿了，又红了，又落了，石桥上脚步叠着脚步，为枫桥，为诗。

我也循着涛声而来，经历了千年风霜的石桥弓着背，看人来人往，看枫叶飘。

早已落户苏州的大诗人，背倚着上塘河，侧耳倾听，我也侧耳倾听。

窄巷

古墙壁斑斑驳驳，从前，从前的从前一点一点脱落，一线天挤进来，石板路一板一眼地诉说。

绿植在古墙壁上行走，绿色手指小心翼翼地抚摸，丝竹之声袅袅传来，鸟雀隐在翠色中唱着古老的歌。

巷子那边有风吹来，我嗅到大海的气息，我听见心脏的跳动，我看见一束光线缓缓靠近我。

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手里的油纸伞盼着雨落，十月里没有紫丁香的愁怨，桂花把喜悦抛向角落角落。

我来了，是千年前的我把你唤来，我要走了，带上千年前的我，走到巷口，我闭上眼，听你猜，风会说些什么。

青岛签售记

贾中烁

据说，习惯回忆时，说明自己已不再年轻，很可能已经退守到生活的边缘，生活的大部分期许可能就是等着带孙辈了。

也曾不甘，五十出头的我这么快就老了吗？不过，我又想老天爷是公平的，每给我增加一岁，也会给所有人增加一岁。而我又很幸运，偏得了上天特别赐予的读

书、写作的雅好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老家青岛的台湾艺人凌峰与媳妇贺顺顺在青岛签名售书。当时，凌峰在山东捐建了第一所希望小学，并倡导了百场义演，因此牵来这段姻缘。

一九九六年，贺顺顺的《台湾媳妇大陆妹》一书出版，她以清新的笔调、娴熟的手法、幽默的口吻，将他们从恋爱到结婚的传奇经历娓娓道来，赢得了许多读者，成为畅销书。

听说，贺顺顺是青岛的舞蹈演员，长得特别美，我早就计划亲临现场，想一睹她的芳容。可事情总有意外，当天我因事耽搁去不成了，便委托恋人去现场购书，并且叮嘱她一定要让贺顺顺给签个名。

据说，当天的现场人山人海，恋人排了半天队才买到签了贺顺顺名字的书。

我反复读那本书，我曾经记忆最

深的是这样一段：

凌峰在制作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节目时，一行人自驾途经山东莒县。天下大雨，路况生疏，他们不慎连车带人翻入沟中，一行人被困在车内。

凌峰说，他当时在车里很高兴，因为他总是担心北方干旱，这下庄稼有水喝了！一高兴就唱起了《东方红》。他正唱着，一个急刹车，车翻到路边的沟里去了。在车里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护着怀孕的贺顺顺。

贺顺顺握住凌峰的手说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死了也甘愿。凌峰感动得眼泪快掉下来了，山东姑娘的情义就不是一般啊！

附近的村民闻讯纷纷赶来，他们先将车里的人一一解救出来，然后想合力把车抬上去，无奈沟太深车太重没能成功。

最后，他们商议，往沟里填充东西，将车逐步垫高，再把车抬到地面。

用什么填呢？乡亲们纷纷把自家木棒、玉米秸等拿来往里垫。一群男子齐心协力，最后成功把车从沟里抬出来。凌峰等人非常感激，拿钱致谢，被乡亲们婉拒了！

事后，凌峰若有所思，山东果真是个独特的地方！当时凌峰提到的莒县，正是我的家乡，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。

如今让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那本书因我多次搬家，找不到了。

我喜欢买书、读书，随着年龄、阅历的增长，我对书更加痴迷，即使再忙，我也要挤出时间读书，我觉得只有读书方能与时俱进，滋养灵魂。如果太长时间不读书，感觉像是与世隔绝了一样。

每当我感到孤独时就去读书，我可以从书里得见智慧；每当我感到困惑时我也去读书，书可以为我指点迷津。

